

海外僑港台名家自傳叢刊

林海音自傳



城南舊影

CHENG NAN JIU Y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K825.6
LHY/1

林海音自传

傅光明 童仁 编

城南旧影

CHENG-NAN JIU YING

海淀走读大学
图书馆
藏书

056173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林海音著；傅光明 童仁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
(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ISBN 7-5399-1391-6

I. 城... II. 林...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56999号

书 名 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
编 者 傅光明 童 仁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刘 峰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391 — 6/I · 1299
定 价 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林海音自传

城南旧影

CHENG NAN JIU YING



1939年5月13日做了新娘子



1942年初为人母



6岁时的林海音



考上师大附小后与叔叔、妹妹在中央公园留影

林海音自传

城南旧影

CHENG NAN JIU YING



1944年时的林海音



林海音在1949年

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林海音自传

城南旧影

CHENG NAN JIU YING



1994年7月回到出生时的大阪回生医院



70岁的林海音还十分健康

林海音自传

城南旧影

CHENG NAN JIU YING



1993年和冰心在一起



1994年和丈夫何凡在家中

目 录

自序：文字生涯半世纪	(1)
一、家世述往	(4)
1. 旧时三女子	(4)
2. 闲庭寂寂景萧条	(14)
——母亲节写我的三位婆婆	
3. 婆婆的晨妆	(23)
4. 枝巢老人的著作和生活	(27)
5. 重读《旧京琐记》	(33)
6. 难忘的姨娘	(40)
7. 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	(49)
二、城南旧事	(55)
1. 北平漫笔	(55)
2. 虎坊桥	(75)
3. 天桥上当记	(81)
4. 文华阁剪发记	(88)
5. 好日子	(97)

6. 我的童玩 (101)
7. 在胡同里长大 (107)
8. 家住书坊边 (111)
9. 宋妈没有来 (121)
10. 想念北平市井风貌 (127)
11.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133)
12. 英子的乡恋 (136)
13. 海淀姑娘顺子 (145)
14. 模特儿“二姑娘”访问记 (164)
15. 我的采访学及其他 (171)

三、台湾岁月 (179)

1. 思冰令人老 (179)
2. 黄昏对话 (181)
3. 我的美容师 (186)
4. 故乡一日 (191)
5. 今天是星期天 (197)
6. 分期付款 (203)
7. 书桌 (207)

四、作客美国 (213)

1. 序幕 (213)
2. 日落百老汇 (221)
3. 在美国看“中国家庭” (225)
4. 寂寞之旅 (230)

5. 中国作家在美国	(237)
6. 家书杂抄	(261)
五、故地重游	(271)
1. 访母校·忆儿时	(271)
2.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277)
3. 我的京味儿之旅	(291)
4. 老北京的生活	(315)
六、创作杂述	(319)
1. 《城南旧事》代序	(319)
2. 冬阳·童年·骆驼队 ——《城南旧事》出版后记	(325)
3. 童心愚骏——回忆写《城南旧事》	(327)
4. 听歌有感——《孟珠的旅程》自序	(329)
5. 《烛芯》后记	(332)
6. 我喜欢“小人书”	(333)
7. 我看美国儿童文学	(335)
8. 我的写作历程	(347)
附录：林海音主要著作目录	(352)

自序：文字生涯半世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我先引一段我所喜欢的歌谣如上。

看得奖影片《城南旧事》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原书的作者我——林海音，现在先谈谈我的身世。我是由中国大陆移民台湾的第七代。父亲焕文先生生于书香之家，在汉学和民族意识熏陶下长大成人，却在师范学校接受日文教育，所以他是台湾日据时代的一位兼通中日文的知识分子。师范毕业后分发新埔公学校任教。台湾名作家吴浊流（以写抗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闻名）就是先父的学生。父亲本是广东蕉岭客家人，在台湾板桥娶了我的母亲黄爱珍女士。不久以后到日本经商，在大阪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英子”，那就是我。

我五岁的时候，全家返回台湾，但是日人治下的“皇

民”生活不好过，我家终于在先父的主张下移居北京。六年后，我的最小叔叔林炳文，果然因抗日被日人虐待死于大连监狱。父亲前往收尸后，回京不久，身心俱疲，肺病复发而逝。那时我十三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跟着年轻的寡母，照顾四名弟、妹，在北京度着艰辛的岁月。

一九三四年我毕业于中国报业巨人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即进入成先生的《世界日报》工作。在报社结识当时任编辑的国立北师大毕业的夏承楹君，我俩于一九三九年结婚。随后长子祖焯，长女祖美及二女祖丽，三女祖葳陆续在北京和台湾出生。外子承楹笔名何凡，是专栏作家的一把好手，他的作品对我后来进入文艺界不无影响。我看到了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悲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

我写作的两个重点，是谈女性与“两地”（北京和台湾）的生活。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

林焕文的女儿英子，一生下来，就预卜着不平凡的生涯，她的宿命和遭遇，正好承继了上一代人的坎坷命运，而且有了圆满的解决。她是台湾两大族裔“福佬”和“客家”的结晶。她生在日本，长大成人于北京，而把生命的光辉投射于故乡台湾。上一代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的哀愁，她尝过了；上一代人觅求较佳生活的意愿，为未完成的理想而奋斗，皆在她的身上得到美满的终结和收获。

英子幼年时模糊地知道，她的故乡在那遥远的阳光普照的台湾，但故乡不再是她心灵生活的寄托和憧憬；她

茫茫地知道，她并非土生土长的北平人，且无法描画出故乡明确的轮廓。

一九三九年，英子在北京和作家何凡结婚，直到一九四八年她才回到光复不久且一无所知的故乡台湾。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且有了三个孩子，是夏家的第六个儿媳妇。我们的长子夏祖焯（笔名夏烈）是个工程师，但也写小说并且得奖。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个儿子薪传，感觉如何？走相同的道路，是不是很巧妙的安排？我想我和夏烈在创作的路线上完全不同，他自称得到父母的遗传，但是很明显地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在文学创作上，打小我们从未鼓励他。夏烈是个纯男性作家，在写作素材上，大量地采用了战争、社会竞争，政治倾轧、民族意识等激烈题材，而我的作品则可以说是纯女性化，以女性的悲剧为重要写作素材。

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间，我看到了在那个旧时代转成新时代一幕幕的悲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

写到这里，窗外天色已渐泛白。为了写这篇序文，我翻看旧资料、剪报、照片、信件。前尘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许多人已作古，许多事已经有了新的景象，新的诠释。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又来临了。从十二岁丧父那天开始，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觉察到人生无常，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面对现实的人生、宿命的可怕力量。

从这些领悟人生的多端变化中，我逐渐孕育作家的气质，而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和想像力驱使我走上作家之路。

一、家世述往

1. 旧时三女子

我的曾祖母

一年前的冬日，我陪摄影家谢春德到头份去。他是为了完成《作家之旅》一书，来拍摄我的家乡。先去西河堂林家祖祠拍了一阵，便来到三婶家，那是我幼年三岁至五岁居住过的地方。

春德拍得兴起，婶母的老木床，院中的枯井，墙角的老瓮，厨房里的空瓶旧罐，都是他的拍摄对象，最后听说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楼梯上面，是我们家庭供祖宗牌位的地方，他要上去，我们也就跟上去。虽是个破旧的地方，但是整齐

清洁地摆设着观音像、佛像、长明灯、鲜花、香炉等等，墙上挂着我曾祖母、祖父母的画像和照片，以及这些年又不幸故去的三婶的儿子、媳妇和孙辈的照片。看见曾祖母的那张精致的大画像，祖丽问我说：“妈，那不就是你写过的，自己宰小狗吃的曾祖母吗？”

这样一问，大家都惊奇地望着我。就是连我的晚辈家族，也不太知道这回事。

如果我说，我的曾祖母嗜食狗肉，她在八十多岁时，还自己下手宰小狗吃，你一定会吃惊地问我，我的祖先是来自哪一个野蛮的省？我最初听说，何尝不吃惊呢！其实“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的说法，是很“现代”而“西方”的。我听我母亲说过，祖父生前有一年从广东蕉岭拜祭林氏祖祠归来，对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说：“你们是有福气的哟！一天一只麻油酒煮鸡，老家的乡下，是多么贫困，哪有鸡吃，不过是用猪油煮狗酒罢了！”

你听听！祖父说这话的口气，是不是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道德衡量，宰一条小狗跟杀一只鸡，并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在那穷乡僻壤，吃鸡比吃狗还要奢侈呢！

自我懂事以来，已经听了很多次关于曾祖母宰小狗吃的故事。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曾祖母宰小狗这回事，每一次都有更多的认识、了解和同情。

说这老故事最多的就是三婶和母亲。三婶还健康的时候，每次到台北，都会来和母亲闲谈家中老事。老妯娌俩虽然各使用彼此相通的母语——一客家、一闽南——又说、又笑、又感叹地说将起来，我在一旁听着，也不时插入问题，非常有趣。她们谈起我曾祖母——我叫她“阿太”——亲手宰烹小

狗吃的故事，都还不由得龇牙咧嘴，一副不寒而栗的样子：就好像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阿太还在后院的沟边蹲着，就好像还听得见那小狗在木桶里被开水浇得吱吱叫的刺耳声，使得她们都堵起耳朵、闭上眼睛跑开，就好像她们是多么不忍见阿太的残忍行为！

但是，我的曾祖母，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女人，她是一个最寂寞的女人。

我的曾祖父仕仲公，是前清的贡生。在九个兄弟中，他是出类拔萃的老五。为了好养活，他有个女性化的名字“阿五妹”，所以当时人都尊称他一声“阿五妹伯”。我的曾祖母钟氏，十四岁就来到林家做童养媳，然后“送做堆”嫁给我的曾祖父。但不幸她是个生理有缺陷的女人，一生无月信，不能生育，终生无所出。那么，“阿五妹”爱上了另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罗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是人家的独生女儿，做父母的怎肯把独生女儿给“阿五妹”做妾呢？因为我的曾祖父当时有声望、有地位，又开着大染布坊，他们又是自己恋爱的，再加上我阿太的不能生育，美丽的独生女儿，就做了我曾祖父的妾了。妾，果然很快地为“阿五妹伯”生了个大儿子，那就是我的亲祖父阿台先生。

我想，我的曾祖母的寂寞，该是从她失欢的岁月开始的。

阿台先生虽然是一脉单传，却也一枝独秀，果实累累，我的祖母徐氏爱妹，一口气儿生了五男五女，这样一来，造成了林家繁枝覆叶的大家庭。那时候，曾祖父死了，美丽的妾不久也追随地下。阿台先生虽然只是个秀才，没有得到科举时代的任何名堂，但他才学高，后来又做了头份的区长（现在的镇长），事实上比他的父亲更有声望和地位。但是就在林

家盛极一时的時候，我的曾祖母，竟带着她自己领养的童养媳，离开了这一大家人，住到山里去了。

并不是我的祖父没有尽到人子的责任，我的祖父是孝子，即使阿太不是他的亲母，他也不废晨昏定省之礼。或许这大家庭使阿太产生了“虽有满堂儿孙，谁是亲生骨肉”的寂寞感吧，她宁可远远地离开，去山上创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天地。

在那种年代，那种环境，那种地位下，无论如何，阿台先生都有把母亲接回来奉养的必要，但是几次都被阿太拒绝了。请问，荣华和富贵，难道抵不过在山间那弯清冷的月光下打柴埋锅造饭的寒酸日子吗？请在我的曾祖母的身上找答案吧！

终于，在我曾祖母八十岁那年，寒冬腊月，一乘轿子，把她老人家从山窝里抬回来了。听说她的整寿生日很热闹，在那乡庄镇，一次筵开二三百桌，即使是身为区长，受人崇敬的阿台先生家办事，也不是一件顶容易的事吧！而且，祖父还请画师给她画了这么一张像：头戴凤冠，身穿镶着兔皮边的补褂。外褂子上画的那块补子，竟是“鹤补”，一品夫人哪！我向无所不知的老盖仙夏元瑜兄打听，他说画像全这么画，总不能画一个乡下老太婆，要画就画高一点儿的。我笑说，那也画得高太多啦！

据我的母亲和三婶说，阿太很健康，虽然牙齿全没了，佝偻着腰，也不拄拐杖。出出进进总是一袭蓝衣黑裤。她不太理会家里的人，吃过饭，就举着旱烟管到邻家去闲坐，平日连衣服都自己洗，就知道她是个多么孤独和倔强的人了。

大家庭是几房孙媳妇妯娌轮流烧饭，她们都会为没有牙齿的阿太煮了特别烂的饭菜。当她的独份饭菜烧好摆在桌上